

世界名著 奥斯卡经典全集

蝴蝶梦



看电影 学英语 世界名著全译本+中英文发音原版VCD

买一送一
双碟装



世界名著奥斯卡经典全集



蝴蝶梦

达芙妮·杜穆里埃 原著
李二仕 译著
方位津 主编



版权认证号:像出字 19-1999-1023

引进批文号:文像进字 (1999) 783 号

世界名著奥斯卡经典全集

蝴 蝶 梦

REBECCA

主编:方位津

原著:达芙妮·杜穆里埃

译著:李二仕

出版:深圳音像公司

策划:北京京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发行:广东花信音像传播有限公司

北京华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浙江华虹电子音像发行有限公司

本书随统一版号:ISRC CN-F29-99-0025-0/V·J9 VCD 碟片一同发行

定价:24.00 元



昨天夜里，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曼德利。寂静的夜空，阴云惨布。一轮灰白的圆月在阴云里穿行。不知是月亮在努力地摆脱与它皎洁、明亮的特性相反的乌云，还是乌云企图掩盖明月的光辉。就像不知是曼德利在深夜腾起的迷雾引诱着我的思绪，还是我的回忆在试图穿越这团迷雾，以便看清楚它的真实面目一样。但是就像所有做梦的人一样，我仿佛是获得了某种神秘的力量，任何障碍都在我意识的点化下纷纷让道。当我来到那扇大铁门的时候，月亮正从乌云的阴影里露出它的光耀来，我正好看清楚眼前熟悉的一切。我毫无困难地穿过铁门。崎岖的道路在我的面前延伸，如今是已经荒凉了。石砌路面像条狭窄的带子，长满了野草。一些树干和枝条像



是个枯瘦人的手指，而且指甲长长的，随时都有可能向你袭来。我的记忆顺着弯弯曲曲的荒野小径，摸索着前进。月亮和乌云之间交替显示着自己的威力。这样，一路上也是忽明忽暗。越走到后面，记忆越是清楚。眼前看到的東西越是明了，记忆就显得越是忧伤。终于在一片荒芜中见到了曼德利，依然是那样神秘而幽静。时光的流逝，丝毫无损于它的完美，它还是那样静谧地矗立在那里，等待着我的记忆让它回复到过去的青春和活力。月光能给人们的幻觉蒙上一层奇异的色彩，甚至对梦中人也不例外。当我的思绪驻足在那里的一刻，微风拂过，曼德利突然恢复了生机，从窗户里透出来亮光，忽明忽弱，就像一个人重新开始呼吸。

随后，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，好像一只黑手遮住了脸庞。奇异的感觉消失了，我看到的是一幢荒凉空洞的老房子。我的思绪在慢慢地包容一切可能回想起来的東西：在它的周围环绕，并不断地靠近，我禁不住增添无限伤感。此时的残垣断壁无声无息，它对往事缄默不语。我的思绪像幽灵一般越来越接近一扇破旧的窗户，似乎通过它的无声呼吸，我能最大限度地抛开现在的虚幻，而接近过去的真实。但是我知道，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回到曼德利了，曼德利已不复存在了，这一点我突然觉得特别明晰。只是偶尔在梦里，在虚幻中，我还能



Rebecca

感受到过去生活当中的那些奇妙的时刻，那是从法国南部，一个叫蒙特卡洛的地方开始的……





记忆穿越漆黑一团的窗口，就见到一片汹涌澎湃的港湾，从下方岸边传来阵阵海涛声。大海的波浪激烈地撞击着黑黝黝的礁石，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间回响。此时迈克西姆正站在悬崖顶上向下俯视。海水不断地冲击着岩石。迈克西姆呈现出一张非常痛苦的男人的脸。他正在凝视着下面的海水，越过迈克西姆的肩部可以看到远方的汪洋大海。他缓慢地向悬崖边缘移动了两步，似乎他正打算要跳下去。那天我正好也在那片可以看到蒙特卡洛全景的山崖上散步。心里一惊，本能地想到可能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于是脱口喊了一句：

“不！站住！”

迈克西姆愣了一下，回头朝我看来。我们俩都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。那天我是顺着一条小路过来的，手里



拿着一本素描册，准备在散步的同时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写生，还没有走到崖顶就看见他了。

“见鬼！你乱嚷嚷什么？”

随后他大步向我走来，眼睛里透过来逼人的目光。

“你是谁？为什么这样盯着我？”

我胆战心惊地向前走了几步，将素描册紧紧的搂在怀里，对于他莫名其妙的情绪感到害怕。

“我……对不起。我不是要盯着你。”我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我……我，只是有点儿害怕……”

大海的波涛咆哮着，我的声音几乎细如蚊子。

“哦，你怕，怕什么？啊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我只是在散步。”说这话时，我心中依然觉得胆怯。

他走过来，很不耐烦地说：“那就去散你的步吧！别在这儿叫喊了！”

我匆匆离去，脸上仍带着惊慌的神色。

迈克西姆一个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他看着我跑远以后，又回身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，然后他才转身朝相反的方向离去。





夜幕降临，蒙特卡洛此时呈现的灯光，点缀着仍不平静的海湾，像是黑夜中天空的星星，虽点点的，却也光彩夺目。公主饭店此时人流不息，热闹非凡。饭店前厅，一支小型乐队正在演奏乐曲。范·霍珀太太和我坐在长沙发上。她穿着黑色的晚礼服，通过长把眼镜以不屑一顾的神态看着来往的人们。我一边悠闲自得地喝着咖啡，一边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手上的报纸。心中不求繁华，脑中也就没什么喧闹。

范·霍珀太太大为失望地发着牢骚：“我以后再也不赶这个季节到蒙特卡洛来了。在这个旅馆里，连一个有身份，有地位的名人也看不到。”

她喝了一口咖啡，做了一个鬼脸。

“太凉了！招待！”



Rebecca

她像是自言自语道。这时一个招待从她背后走过，她转过身来又用法语叫道：“招待！”

但是招待没能注意到。然后她特别嘱咐我，让我去把招待找来：“你去叫他，让他给我拿点……”

我站起身准备去找招待，正在这时候范·霍珀太太看见了大厅的另一边进来了什么人，她的神态立刻变了，两只小眼睛激动得闪闪发光。

迈克西姆正快步从旁边经过，范·霍珀太太的喊声把他叫住了。

“啊！是德温特先生吧？”

他看了看她，犹豫了一下，好像并不认识叫他的人似的，反而把目光注视着我。我一眼就认出他是那个站在悬崖边上的男人。

“您好啊！”

迈克西姆犹豫不定地走向她和我，一边在努力地搜索着自己的记忆：“您好！”

我不由自主地想站起来，和他打个招呼。但是看见他冷漠的表情，似乎他并不在意我们彼此能够认识。我也觉得有些唐突，随后又慢慢地坐回长沙发上。在迈克西姆走近时，范·霍珀太太热情地说道：“我是伊迪丝·范·霍珀。能在这儿见到您真是太好了。我正因为是在蒙特卡洛没有遇见一个朋友而感到失望呢。”



他一边听着，一边从眼角注视着我。

范·霍珀太太又赶紧招呼道：“您请坐！喝点儿咖啡吧。”

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：“德温特先生要和我一起喝咖啡，去叫那个笨头笨脑的招待再来一杯咖啡。”

我正要起身，迈克西姆注意到范·霍珀太太对我轻率、无礼的态度，就在我起身以前，抢先说道：“恐怕我的意思和您正相反，应该由我来请你们二位喝咖啡。”

随后迈克西姆坐下，用纯正的法语叫道：“招待！”

“是，先生。”马上有人回应道。

迈克西姆指着三人说：“请拿咖啡。”

范·霍珀太太拿出烟盒：“吸烟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。”

范·霍珀太太神气活现地拿了一支香烟，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您知道吗？您一进来我就认出您来了，虽然那天晚上只在棕榈滩赌场见过您一面。”

迈克西姆替她点着烟。

范·霍珀太太卖弄风骚似地继续说：“也许您不会记得我这个老太婆了。您在蒙特卡洛常玩轮盘赌吗？”

我对自己在一旁的冷落感到有些不自在。

迈克西姆微笑着说：“不，几年前我就对这个不感兴趣了！”



范·霍珀太太也笑着说：“我完全理解，如果我有一个像曼德利那样的家，我永远不会到蒙特卡洛来的。我听说曼德利很大，美得让人无法形容。”

他似乎注意到了我的情绪，没有马上回答她的话，却转向我问道：“您觉得蒙特卡洛怎么样？也许您没想过？”

我一时有些局促不安，声音也在颤抖：“……我觉得有些不……不自然，太人工化了。”范·霍珀太太对我突然很不协调的评价非常不高兴。

“她太煞风景了，德温特先生，她总是这样。很多女孩子宁肯瞎了眼睛也要来看看蒙特卡洛呢！”

我对她如此说话的方式，显得不知所措。

“眼睛瞎了不就看不见了吗？”迈克西姆插了一句。范·霍珀太太没有领会到这是挖苦她的话，又开始滔滔不绝：“现在我们又见面了，我希望能够和您在一起。您一定要到我的房间来喝茶。我想他们会给您安排一套好房间的，现在有不少房间空闲着。如果您觉得不舒服，就让他们给您换一套。可能您的仆人现在还没给您打开行李吧？”

“我没带仆人，也许您愿意断断续续为我帮忙？”范·霍珀太太终于有点儿难为情了，难以成句：“啊，我可不……”然后她又习惯性地转身对我说：“也许你能为德温

特先生做事，”她这下微笑着继续说：“她是个很能干的孩子。”

迈克西姆突然站起来，面上带着讥讽的微笑说：“多么美妙的建议呀！不过，我还是愿意遵照一句格言‘单人旅客行程快’，也许您没有听说过。晚安！”

他鞠躬后，迅速离去。

范·霍珀太太非常惊讶的样子：“他怎么了？哼！你认为他这么突然地走了不可笑吗？”

她一边愤愤地起身，一边对我恶狠狠地说：“起来，别傻坐在这儿了！我们上楼吧。你带着钥匙了吗？”

我跟着站起身来，在后面走着，同时小心地回答道：“带了，范·霍珀太太。”

她和我一边说着，一边穿过前厅，走向电梯。

“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有一个名作家，他一看见我就转身往回走。我想他大概是爱上了我，生怕自己情不自禁。”然后还怕周围的人听不到她说的话，就用法语说：“啊，生活就是这样！”

这时我和她已经到了电梯口，她突然转身对我说：“亲爱的孩子，你不要认为我对你太严厉，你在德温特先生面前有点儿太放肆了。我和他谈话的时候，你的插话妨碍了我，也一定妨碍了他，男人不喜欢这样。”

我被她这样莫名其妙地训斥，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。



她也注意到了我的情绪，仍然苛刻地对我大声说：“不要绷着脸。我是要对你在这儿的的行为负责的。但愿他没注意到。可怜的人啊！”

电梯门这时候打开，我和她进入电梯，她又转到另一条思路上去：“他在怀念他死去的妻子……”她这样说着的时候，心里觉得自己对这方面的事情是再通晓不过了。

我看着范·霍珀太太，一言不发，觉得她情绪忽变，不说什么，也许会少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

她怕我不懂，又继续解释道：“人们都说他是非常崇拜她的。自从她去世以来，他一直就没有恢复过来。”

电梯门关上了。



第二天早晨，范·霍珀太太醒来后，喉咙痛，有点儿发烧。医生让她躺在床上休息。护士来后，我便愉快地走开了，提前去吃午饭，比平时早了半个多小时。我想今天我可以一个人舒适、自在地在餐厅里静静地吃上一顿。我快步向一张餐桌走去。我刚一坐下，翻开印有“公主饭店 蒙特卡洛”字样用法文书写菜名的菜单。领班的招待刚为我扶好椅子，旁边有人招呼要点菜，他就过去了。

我一个人窘迫不安地坐在桌前，拿餐巾时不留神就把花瓶碰翻了。水顺着桌布流到腿上。远处侍者在厅的另一头，没有看见，邻桌的客人马上走到跟前来。

“你可不能坐在湿漉漉的桌布旁吃饭，”他简短地说，“你会吃不好的。快起来吧。”他动手去擦水，这时侍者



赶紧过来帮忙。

我连忙说：“噢，真糟，我太不小心了，真是对不起！”

然后我对招待说：“别费事了，真的没有什么。”这才看清帮着擦水的人是迈克西姆·德温特先生。

“在我桌上摆两副刀叉。”他说，“小姐同我共进早餐。”

“喔！不！”我说，“这可不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我想找个借口，我知道他不想同我一起吃饭。他不过是出于礼貌而已。

“过来，坐下吧。要是不愿意，我们不一定要说话。”

我们换了一张桌子，招待们忙着清扫了一切。开始时，我们一句话也没说。我知道，我们两个可以就这样一句话也不说地吃完这顿饭，而毫无难堪之感。

“你那位朋友。”他终于说话了，“年龄比你大得多。你认识她很久了吗？”

“其实她并不是朋友。”我告诉他说，“她是我的雇主，她正在训练我成为人们称之为伴侣的角色，她付给我工资。”

“我倒不知道伴侣还能花钱买，”他说，“听起来真怪。你和她没有多少共同点，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呢？你

没有亲人吗？”

“没有——他们都去世了。我母亲去世多年，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。他去年夏天也去世了。我就找到了这样一份职业。”

“你知道，”他说，“在这点上我们是相同的，你和我。我们俩在世上都是孤独的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姐姐，但不常见面，还有一个老祖母，我一年去看望两三次。但她们都不是伴侣，嗯，依我看，你跟范·霍珀太太一起到这儿来是个大错误。你生来就不是干这种事的人。一来你还年轻……”

这时招待递过来一份菜单。我摇摇头说：“谢谢。我只要一点……一点炒蛋。”

招待用法语非常礼貌地回道：“是，小姐。”随后拿着菜单离去了。

“你的朋友怎么没来？”

“噢，她伤风了，躺在床上呢。”

“啊，对不起，昨天我对你很不礼貌。我惟一能原谅自己的借口是，我过单身生活以后才变得这样粗鲁的。”

“您不是没礼貌，您只是想清静点儿……”

在谈话过程中，更多的客人进入餐厅。里面的人开始川流不息。

“要知道，我并不羡慕你受到的优待。”

